

中图分类号: K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07)03-0107-(04)

论江南市镇的近代转型及其制约因素 ——以金山朱泾镇为个案的考察

安涛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16世纪以来,在江南市镇有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步入经济社会转型期。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近代江南市镇的社会转型并不是同步的,金山朱泾镇虽处于沿海并距上海较近,但社会转型停滞不前,探讨其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还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 江南;市镇;近代转型;金山朱泾镇

16世纪以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市镇诞生,中国社会步入经济社会转型期。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江南市镇的社会转型并不是同步的,表现为不同的类型。金山朱泾镇现隶上海市金山区,明代成化年间后取代金山卫成为金山县(区)的中心市镇,其社会转型代表了一种类型。明清时期朱泾镇在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过程中,纳入到距其较远的以苏州为中心的市场网络中,发展成为区域中心市镇,“惟茸城巨镇,朱里为冠”^①(卷三《水利》)。上海开埠后,朱泾镇虽处于沿海并距上海较近,社会转型却停滞不前,区域中心的地位也逐渐丧失,其社会、经济、文化反不如传统时代兴盛,探讨其原因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一、16世纪以来的两次社会转型

“中国近世社会始于16世纪,其标志是中国

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中国近世社会结束于20世纪,其标志是资本主义的成熟,或者说是市场经济的成熟。^②(P325)也就是说,16至20世纪是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唐力行把它“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分界线,划分为近世社会前期与后期”^③(P325),并贯穿了两个转化,“直接生产者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④(P326)第一次转型是在明中叶以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为标志,其重要表现是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和江南市镇的普遍兴起。第二次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以西方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侵入为标志,主要表现是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殖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西方的工业产品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出现机器工业。以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江南市镇,特别是原棉纺织业市镇逐渐没落,面临着新的社会经济转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次社会经济转型都伴随着经济中心的空间转移。第一次转型,从大的空

收稿日期: 2006-05-20

作者简介: 安涛(1974-),男,山东泰安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枣庄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间来看,全国的经济中心从北方转移到江南。在江南这个区域内,也有从杭州到苏州,从松江到苏州的过程。第二次转型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中心从苏州转移到上海。“1842年开埠之前,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城镇群体的组成部分,是苏州的外港,其经济很大程度上从属于苏锡常地区。开埠之后,上海成了国际通商口岸,本世纪初(20世纪),上海一跃而为全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由过去的从属地位转而成为主导地位。”^{[31](P311)}

但第二次社会转型不同于第一次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第二次转型是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展开的,它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管是在自然资源、生产技术、资本状况、交通区位还是社会环境、人员素质、区域互动等方面都需要新力量的注入,而这对传统中国社会来说是相当缺乏的。传统经济结构根深蒂固,突破传统需要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明清时期的中国没有发生将经济推入现代成长进程的突破性经济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由于中国传统经济没有新的要素、新的组合进入生产体系(中国早在商朝就有车,但简单的轴承却一直没有发明出来),社会生产、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呆滞、板结状态。”^{[41](P117)}金山县的朱泾镇在两次转型中表现出的不同,成为我们很好的切入点。

二、朱泾镇在两次社会转型中的不同命运

在第一次社会经济转型中,朱泾镇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母体中成功地发展了商品经济(家庭棉纺织业),在此期间依托松江府棉布业中心地位,开发了棉布业,被纳入到以苏松为中心的江南市镇体系和全国市场网络中。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金山区域中心市镇。到了清初,赵慎微曾作诗描写朱泾的盛况:“万家烟火似都城,元室曾经置大盈。估客往来多满载,至今人号小临清。”^{[11](卷一《疆域》)}

朱泾镇在此次转型中获得成功,是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朱泾镇的兴起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家庭手工业基础之上,对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要求较低。第二,朱泾镇被纳入到了江南市镇体系之中,有8条连接苏州、杭州和上海的商路都经过朱泾

镇。第三,建立了一套和谐有效的社会运行机制,外来移民和商人给朱泾带来了新的活力。明清时期商人活跃于江南市镇,“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利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51](卷七《食货》)}第四,朱泾的棉纺织技术在此期间处于领先地位,有“朱泾锭子,吕巷车”之谚,所产标布质量上乘,销路极广。

朱泾镇因第一次转型发展成为区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并融入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市镇网络,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朱泾主要是依靠棉布兴盛起来的,但是,“清代前期,江南棉布的生产曾长期繁荣,但它并没有萌发新的生产方式……由于棉布制造业本身的技术提高不足以打破家庭手工业的传统生产方式,棉布的销售不是建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互通有无的自然分工的基础上,江南棉布销售市场的大小只能取决于全国其他地区是否生产棉布和棉布生产量的大小。”^{[61](P54)}以家庭为中心的手工生产方式以及市场的局限,制约了朱泾棉布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朱泾的第二次转型。“第一个转化是否实现,实现的程度如何,都会直接影响到第二个转化。”^{[21](P326)}朱泾第一次转型的局限导致了在第二次社会经济转型中,表现出种种不适,区域中心地位逐渐边缘化。

三、朱泾镇第二次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

1. 缺少资金是制约朱泾镇第二次社会转型的关键因素

资本对一个地区或行业来说非常重要,“盖精工艺者,多缺资本。有保护,则凡工艺可以获利者,自有商人出资以经营。利之所在,众必趋之,正不患其不为也。”^{[71](P285)}资本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投资,二是商人个人投入。晚清到民国期间,朱泾政府对地方的建设资金是相对匮乏的。“清代实行统收统支,尽收尽解。清末始有地方事业,开征地方杂捐。民国时期,田赋和税收均上缴中央和省,地方政费开支由省拨给,地方事业开支靠地方杂捐。县财政支出,清代基本上是人员经费,无建设事业费,清末杂捐收入大多用于警察

和保安费。”1933年、1935年、1936年三个年度用于地方建设的经费仅占到全部支出的64.2%,远远低于行政管理费和保安警察费。

2. 缺乏支柱产业是制约朱泾转型的另一重要因素

朱泾在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基础是棉布业,近代面对“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商贾不行,生计路绌”的局面,朱泾面临着传统经济结构的转型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朱泾基本上放弃了原来所熟悉的纺织技术,转而发展碾米业。在传统时期农民处于无地少地的状态,除了大户以外,农民几乎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供出售,碾米业只不过是农民加工自食而已。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在国民党控制下先后成立碾米、粮食、三轮人力车、泥水木工、方作(棺材)、成衣、挑挽(搬运)、屠宰、理发、饭菜、豆腐等11个行业工会。”^{[8](P224)}但这些都是传统行业,基本上是面对本地市场,市场容量狭小,并且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户比例不高,农民参与市场的机会减少,与明清时期家家户户从事纺纱植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 传统的思想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朱泾的社会转型

光绪《金山县志》记载,“士人习尚,大都崇进取,专举业,余事则兼肄风雅”,“士人重农,逐末者寡”,并且“富则守分读书,贫者依人谋食,势使然也。”^{[9](卷十七 轶余)}到民国时期此种风气没有大的改观。“本邑人民,大抵业农,朴实耐劳,敦厚勤俭是其特性。”^{[10](P143)}缺少冒险尝试的精神,安于本分。

4. 缺乏社会倡导力量

社会转型不是自发的,需要社会倡导力量。这一是来自国家,二是来自地方乡绅。清末至民国期间,金山县政府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维持地方治安和发展教育,用于发展实业的力量弱小,同时政府缺乏倡导意识,“中国工艺,悉听小民自为,故恒守旧法,无所进益。”^{[8](P285)}而作为市镇主要倡导力量的乡绅,则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受到很大冲击。从咸丰庚申年(1860)至同治壬戌年(1862),金山受到严重的破坏,除了不计其数的财产损失外,民众的殉难给金山造成重大的损失。据光绪《金山县志》统计:金山殉难的绅士78人,官员19人,官兵220人,市民1019人,妇女361

人。^{[9](卷十六 武备)}基本上摧毁了朱泾的绅士阶层。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地方土匪横行,“金山各地,民间损失,数以亿万计”,地方富家又纷纷迁离金山,“稍有资产者,纷纷迁徙于平湖、松江等处,即留者亦不得安居。”^{[10](P151)}与朱泾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嘉定县徐家行在民国时期新兴行业黄草编织业的兴衰表明地方倡导力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黄草工至民国初年飞速发展,原因在于有远见者多方提倡。”^{[11](卷四 实业)}“人民国,布市衰落,附近之黄草工业,日见改进。其首先提倡改进者,为5城开设森茂绸缎号之朱石麟氏,设公司曰兴业草织公司……继起者有振兴、新华、达利、合成、大华等草织公司。嗣由北门汪季和氏提倡兼制麦缬用品,行销亦广。两者均除销售本国各地外,并推销至南洋、美国等处,每年输出额甚巨。但是,到了“抗战胜利后,提倡无人,货品不加改进,返销者多无知识,互以劣货低价向外商争销,大失对外信用,致此独特工业奄奄不振,全镇商业,厥受影响。”^{[11](卷一 区域)}可见,地方倡导力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政府职能缺失的情况下,更能凸显出其重要作用。

5. 民国时期,受过近代教育的各类人员的外流也对朱泾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邑人之役于外者,众矣。”^{[12](P153)}根据1935年、1936年的《金山县鉴》“不有所尽”的统计,全县有202人供职于外地,其中朱泾86人,约占42.5%。“夫学成而不获用,用焉而不能当其材,或才大而无所施其骥足”,朱泾镇在民国时期不能给这些人才提供发展空间,“于是乎发展于外,以抒其抱负,而伸其志焉。”^{[10](P162)}民国时期金山旅外人员分布在16个省(市)34座城市。在外工作的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和松江,分别占到50%、13.3%和8.9%。这对金山来说,损失了部分人力资源。

6. 朱泾与上海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互利关系,两者缺乏经济关联度也是制约朱泾社会转型的外在因素

朱泾既没有纳入到江南市场网络中,更没有融入到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中。近代以来,“农村市场的发展变迁,主要动力来自于外部环境和外来经济关系的整合,是一种被动式的互动发展。”^{[4](P155)}而上海与朱泾之间没有形成这种关

系。一方面是朱泾本身缺乏与上海建立广泛经济联系的媒介商品,朱泾的米粮不足以成为这种媒介。另一方面上海发展的局限性决定了朱泾受上海辐射的程度。上海城市的扩张方向决定了金山朱泾的边缘化。上海“以港兴市”,它的发展扩张围绕着有利于港口建设的方向发展,“上海近代城区的基本格局,即以港区为基点,循江岸寻求延伸。早期法租界及以后公共租界的扩展,都有鲜明的体现。”^{[13] (P126)}这是上海发展的中心城区,其外围城区“是指中心城区之外的浦东和半途辍止的吴淞地区”^{[13] (P129)}。从上海早期的两大支柱产业来看,朱泾被排除出了上海经济体系。“在源源不断的大宗出口贸易的推动下,一批出口加工也很快发展起来,与船舶修造业一起,成为上海早期工业的两大支柱产业。”^{[13] (P120)}而这两大产业都与朱泾无关。

四、结语

江南市镇的近代转型有着多种类型,受诸多复杂因素的综合制约,社会转型呈现出不同的态势。朱泾镇虽距上海很近,但社会转型却十分艰难。从朱泾镇的发展来看,经济中心与其周边地区的互动是有条件和选择性的,其主要不是取决于距离的远近,而是取决于两者之间社会经济发

展的关联度及其自身的发展条件。一般来说,人们以沿海地区和内地经济社会相区分,但是即使是沿海转型较快的地区也是有差异的,由此可见,区域研究必须要进行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才能真实地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社会转型不是同步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 [1] 嘉庆朱泾志 [Z].
- [2] 唐力行.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3] 程璐. 上海经济地理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8.
- [4] 樊卫国. 激活与生长——上海现代经济兴起之若干分析 (1870~1941)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5] 叶梦珠. 阅世篇 [Z].
- [6] 刘秀生. 清代棉布市场的变迁与江南棉布生产的衰落 [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0, (2).
- [7] 张弼士. 张振勋奏陈振兴商务事宜十二条折 (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 [A]. 张弼士侍郎奏陈振兴商务条约.
- [8] 金山县总工会. 金山县工会简史 [Z]. 1988.
- [9] 光绪金山县志 [Z].
- [10] 民国二十四年金山县鉴 [Z].
- [11] 民国嘉定 5 东志 [Z].
- [12] 民国二十五年金山县鉴 [Z].
- [13] 戴鞍钢. 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 (1843~1913)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Toward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Tow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Its Restricting Factors With an Investigation of Zhujing Town in Jinshan County

AN T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seeds of capitalism of China were sprouting in the tow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which implied that the Chinese society had stepped into a perio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However,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town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were not synchronous at all, because they were restricted by various complicated factors. Although Zhujing Town in Jinshan County is located on the coast and is fairly close to Shanghai, yet its social transformation was stagnant. An exploration of the various complicated factors which restricted it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s not only of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but also of definite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owns, modern transformation, Zhujing Town in Jinshan County

(责任编辑: 申 浩)